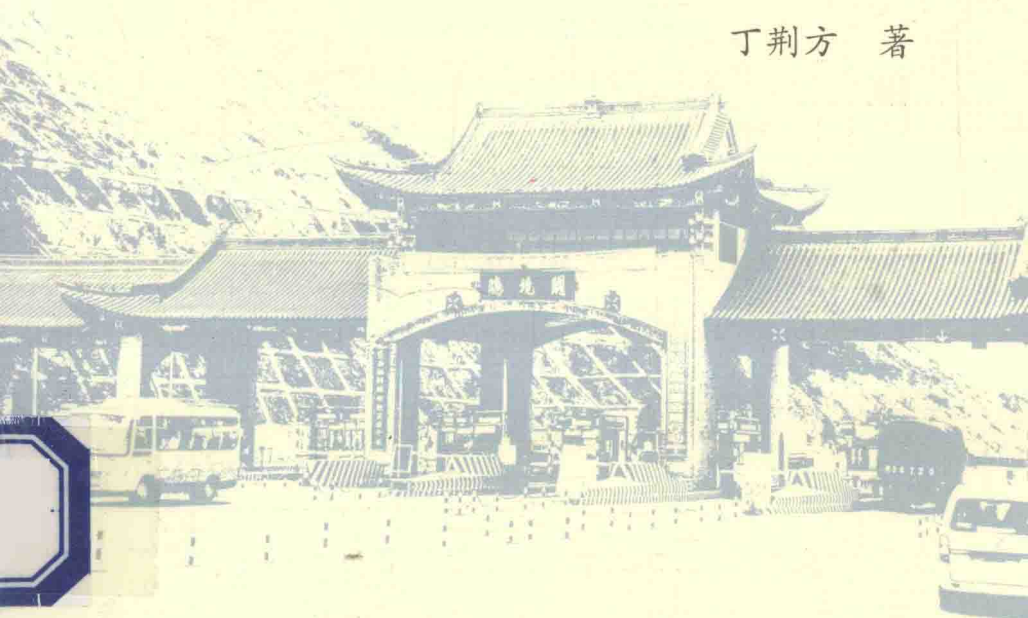


胜境文学丛书

紧急集合

丁荆方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紧急集合

丁荆方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紧急集合 / 丁莉芳著. -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8.12

(胜境文学丛书)

ISBN 978-7-5367-4325-0

I. 紧… II. 丁… III.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3093 号

责任编辑	晏麟德
装帧设计	贺 涛
责任校对	马 波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650032) http://www.ynbook.com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25.5
字 数	640 千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1500
定 价	48.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367-4325-0/I·858



序 言

中共富源县委书记 李志刚

乌蒙腹地古老而神奇的胜境关，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险峻独特的地形地貌闻名遐迩，使这块资源富集、人杰地灵的沃土充满了传奇色彩，令世人向往。《胜境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是富源文艺事业发展中的一件好事、实事，旨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鼓励文艺创作，打造有富源特色的文艺精品，增强文艺发展活力，让人民群众共享文艺事业发展成果。

富源历史文化悠久，源远流长，许多作家、学者、诗人被“山界滇域、岭划黔疆，风雨判云贵”的胜境雄关所震撼，杨升庵、徐霞客、林则徐等仁人志士曾亲临其景，留下墨宝。富源人民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奋发图强，谱写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篇章，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成就。改革开放30年特别是近年来，富源文艺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至今已发展文艺会员近300人，文艺活动丰富多彩，文艺创作硕果累累。收集在本书中的作品，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共3部60余万字。这些作品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作者对家乡风土人情的独特感受和智慧的结晶，是富源文艺事业发展成果的缩影，集



中反映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和辛勤耕耘的足迹，凝聚着作者的心血和汗水以及人民群众的智慧 and 力量，充分体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始终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们潜心创作，自觉投身于富源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以真挚的情怀体味生活、感悟人生，以昂扬向上的精神讴歌时代主旋律、憧憬美好未来，以优秀的文艺精品力作奉献社会、服务人民，为繁荣富源文艺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文艺繁荣要靠务实者，文学创作还需苦行僧。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带着深厚感情、火热激情和满腔热情，深入生活，紧贴实际，执着追求，超越自我，努力提高思想境界和艺术水准，创作更多反映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改革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希望《胜境文艺丛书》能够让读者在艺术享受中陶冶情操、愉悦身心；让热心读者更加了解富源，积极参与到构建和谐文化的实践中来，努力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2009年1月



目 录

序 宁德刚 (1)

一、小说

猎事 (3)

草寇 (13)

做媒 (23)

狗仔 (48)

塌方 (60)

苔子青青 (76)

货郎式病灶 (80)

二、散文

西行散记 (101)

石关赋 (123)

清溪散记 (125)

登白马山 (128)

鬻琴碑 (130)

山谷回音 (131)

三、报告文学

水乡情歌 (135)

爱心的光辉 (151)

紧急集合 (167)



胜境文学丛书 紧急集合

情满大地金叶香	(173)
乡恋·乡情·乡亲	(191)

小说





猎 事

后半夜，狼嚎越发地惨了。

声音从四面抵上来，渐渐抵紧，垒高，“呜——呜——”像小孩哀伤地夜哭，压得明明喘不动气。

明明打了个哈欠，又往火塘里加了几块柴。火是剥剥地摇高了，一团夜色烧红如蓬松的袈裟保护着他。但是，总也烧不开狼群。狼群远远地围着红光，眼睛如一对一对绿茸茸的小灯笼。在贴近地面那层黑气里忽近忽远、忽明忽暗、游走飘荡。

明明真的怕了。他十三岁，第一次出猎就陷入这激情滚滚的狼嚎声中。师兄三蛮，平时都傻里傻气，现在，干脆死猪不怕开水烫，弓了身子钻进疲乏里，在地上忙着打鼾、打鼾，睡得爹妈都认不得似的。

他们在天黑时就被狼群围困在这里。

这里是山顶，有座破衣烂衫的庄稼房。庄稼房的土墙高不过膝，大模大样开着口子，将他们公开给狼群，任狼群的目光刺杀和撕扯。

庄稼成熟的时候，这里白天黑夜都热闹。村里的人翻了一山又一山地来到这里，在漫无边际的茅草里扒出几块地。地是毫无规则，但这方水土不错，种啥像啥。野猪们也不赖，总是深耕细作地抢收粮食作物。庄稼房成天价活喊大叫，让野猪们听了都惶惶然。到这天荒地焦的三月，野猪们不来受此惊慌了，只有狼群



每天必来，来到山下每晚必冒水的夜泉，在仅没爪子的水面上盘旋一阵就回林场去，沿路捎带几条人命或牲口去做夜餐。狼群之所以来来去去不心烦，是因为方圆团转的土地渴得挤不出一滴水，村边有水井，又深得穿透大地到了地球那边似的，空有些恐怖的黑洞冒出些可爱但不解渴的水星子。

有狼，就有猎人。

村里的熊佐爷带上徒弟三蛮和明明，向夜泉进发了。

熊佐爷披着虎皮衣，面扭眼斜，睁眼看啥都是瞅。又好玩枪，村里人就叫他“斜打枪”。年轻时他到广西十万大山剿过匪，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文革”中他被划成新地主，革职回家生产，他的老婆就成了地主婆。因为他的老婆漂亮得像棵草莓，小将们斗她怕中毒，说什么也不肯斗一斗，就在一个黑透心子的夜里，叫她头插一炷香，到一里开外站定，香火若无。然后，命令熊佐爷用枪斜着来一次。若打灭香火，就免掉对地主婆的一次批斗。打死了老婆，只能怪自己黑心郎无情无义。要么打灭香火，要么打死老婆，别无选择。熊佐爷日气不过，搭起枪端平一斜，嘭地出去香火就灭。那边欢叫连天放了地主婆。

可是他们师徒三人开进夜泉以后，只落得三枪五响打死一只带头狼，熊佐爷就率先没了影儿。

“你都怎么打呀，恁多子弹都放哪儿去了？”明明听得狼叫得呜咽，声音一节一节拖得老长，悠悠不断，心里就发毛了。他无话扯话将三蛮扯了一下。三蛮翻了个身，转过脸去背对着他，说梦话一般含糊其辞地说着：“打死了带头狼，老子算是打死那狗日的带头狼！”

“谁叫你打带头狼！”看着三蛮又已睡去的样子，明明急得带哭腔了。

三蛮的确不该打带头狼。

事先，他们就约定，兵分两路卡在夜泉的两端。夜泉是一凹



地，山环如笕箕。熊佐爷持枪扎总路口，三蛮带一支枪并明明作一处，与熊佐爷遥遥相对。等狼群扑向夜泉，三蛮打带头狼，熊佐爷打最后一只狈。带头狼是狼群的“连长”，身强力壮带头冲锋。狈，一群狼只有一只，最后的便是。它脸花毛长目光狡黠瘦小如狐，身兼殿后和督阵之职，是军师，是连指导员，狼狈为奸就是这么奸法，它们狼狈起来智勇双全天下坏事能够做绝。只打死带头狼，狼群仍会在狈的指挥下向前冲锋。狼影如飙，许多没有经验的猎手，都因这一瞬间的失误被卷进狼群。如果狼狈同时完蛋，狼群就轰然炸开，散做鸟兽状。猎人逐个追杀，也就随心所欲了。

他们却乱了套。

那时，一层清幽的暮霭正冉冉从夜泉升起，抹淡了山腰、山顶和庄稼房的墙根，使庄稼房悬浮于蒸蒸青烟之上，融会于余晖的一片金黄之中。蓝天的底边与茅草吻成一根白色的浪线一泻千里地腾跳如鞭，雄劲的晚风就这样带起。狼来了。

明明看见，先是天地相接的浪线被熔了一个小小的“V”型缺口，跟着，缺口从山顶迅速裂将下来，如一支无形的神笔，从山顶一杠到底，停在夜泉。白茫茫的山坡，支起一条灰黑的痕迹。明明听见三蛮低低叫一声“狗儿，你来了！”三蛮没有冲带头狼开火，师父就没先打狈。

夜泉，水汽氤氲，狼影缭绕，腥膻冲鼻。明明的心，紧紧贴在胸腔上，随着呼吸，缓缓地起，幽幽地落。他始终看着那只大白狼，看见它第一个冲进夜泉却不喝水，只将肥大的身躯往土坎上一挺，立起耳朵，眼观六路，守望着夜泉的水声。当其他的狼都抬起头时，它才蹦进泉里用舌头卷了卷水。随着一声怪叫，它一蹦上了岸，带着狼群擦山而起，形如一群惊飞的乌鸦。明明这才相信，狼的鼻子果真他妈的尖，它们早嗅到人味了。

一声爆响从夜泉升起，熊佐爷的枪叫了，把个狼群兀然

刹住。

在这一顿之下，狼群里摔出一团白影上了天空。白影在天空悠然一旋，便不顾一切地扎进茅草里，搅得坡上的茅草，从下到上地晃，由上向下地摇，最后退出来，像个软棉拉稀的白布口袋，顶长一条槽儿伸下夜泉来，终至在水面上砸出一声既脆又沉的响声。

“狗儿——嘭嘭嘭”在狼群顿住的一刹那，三蛮像个发动机似地抖出了许多子弹，并大叫着“你等我，等我！”喊完，打完，他就爬在枪上昏过去了。

明明现在都还记得，当时一堵青烟自面前冲起，火药味浓浓的，对面的山峦都暗淡下去，四周万籁俱寂，只有风吹茅草唰唰响。他没动，没喊，不知怎么办，不知发生了什么。等到烟消气散什么都明朗时，狼群不见了，师傅不见了，只有晚风撵着茅草，一浪顶着一浪白花花送向天上。

狼群越来越近了。坠在山脚的绿绿的灯笼不多了，庄稼房不远处的草丛里已有绿光闪烁，野狼的腥骚味再次进入鼻孔。明明急得骂起来：“狗日你三蛮快起，狼来得多！”

“不会来。”三蛮迷迷糊糊坐起来，“狼这东西，怕人。你出力赶它，它就跑。你一下子躲起来，不出声，它吓坏了，不知你在哪里，还以为到它背后了呢。一个虚惊，它几架山梁子地跑去，头都不敢回。”

明明“哦”了一声，想起三蛮昏倒后不见狼群，原来是这样。明明不知道为什么三蛮忽然变得神智清醒了。昨天，三蛮见了一只狗，狗在河水的对岸消闲地踱着。“狗儿，你在这啊！”三蛮欣喜得弓起腰，跳脚舞手拍巴掌的。狗儿耷拉着眼皮作超俗姿态，把个三蛮急得扑过河去张开双臂“狗儿狗儿”地唤。

“呃——”狗龇牙咧嘴发出了警告。

三蛮大步走去，哀求道：“过来过来，我们是好朋友。”



“呜——”狗发现苗头不对了，大声叫起来，“汪汪，汪汪。”

三蛮仍大步流星按上去，耐心劝告狗儿别吵吵。狗终于怕了，掉转身叫着逃了。

“狗儿！”三蛮一屁股坐下去，哭得撕肝裂肺，天愁地惨。

三蛮是村里有名的疯子，明明不止一次地听他讲关于狗的事，那事被他讲得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但听的次数多了，明明也就了然其意。

那是他们出猎时遇上了豹子。

三蛮、斜打枪和狗儿一字儿行进在毛毛路上，风儿压着箐林的尖尖滚过来、滚过去，枯草沙沙，夕阳如血。一到十字路口，走在前面的师傅“烂花皮子”一声怪叫返回身来，衣领已让豹子的爪儿扣住了，那爪子粗大光滑泛着铜光。三蛮抡起砍刀往那花皮子头上就是一下。

豹子退了一下，将扒下的一片衣服按住，猫了猫腰一纵而起飞向三蛮。豹子铜头铁腰，一把钝刀上了头，痒都不痒一下。

三蛮一个黑晕跪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只觉得膝盖隐隐地痛。睁眼一看，树枝搅动着蓝天，山崖一片惨红，那狗，咬住豹子的后爪，将豹子从空中扯下去。

豹子回头去咬狗，三蛮就奔上去砍它的背。

豹子回头来咬三蛮，狗扯住豹子的后腿。

豹子顾前顾后，来来去去不知多少回合，背上生痛，后腿生痛，气不够用，身软无力，行动渐渐慢下来。

三蛮的左臂让豹子抓去一条血肉，脑门让豹子撕下一块皮来盖了左眼；狗，屁股上亮着一片红肉，像只猴子。三蛮的心里像塞了一团布，热辣辣的。

三个都停下来，坐成三角形，各喘各的气。坐一会越发没劲，看来谁也胜不了谁，就各走各的。豹子往箐沟里歪下去了。



三蛮带了狗，向着村子挪，只是找不着师傅。无论怎么喊叫。

“疯话！”每次听到这些话，明明都这么喊一声捂上耳朵。他听师傅说过，是三蛮让豹子抓了，是做师傅的打跑了豹子救下三蛮。村里人也都这么说过。

后来，那是三天以后，狗死了，死前吐了半盆黑血。三蛮头晕得厉害，站起来总低了头如推大磨一般，以左脚为圆心转圆圈，晚上睡了抱住媳妇美兰，也只管“狗儿狗儿！”地喊，美兰更正说：“我是你的美兰！”“狗儿狗儿！”——他疯了。豹子也让人拖回来，自己死在沟里，腿上满是血饼；剥了皮，背上的肉一块一块地乌了，像煮过。

火，愈是矮下去了。夜色，黑墨般泼将下来。野狼的嚎叫忽然停止了，只有枯草沙沙的响声和口袋落地的声音从庄稼房旁边响起。明明毛发倒竖，裤裆湿淋淋热乎乎贴上胯间。

庄稼房旁边放着那只带头狼。

带头狼砸下夜泉以后，三蛮跟着就醒来了。三蛮奔起来，叫着“狗儿狗儿”冲进夜泉，爬下去搂起带头狼又亲又擦的，猫抓火燎地说你在这呀，我的狗儿我的宝贝。带头狼也是疲软无力了，索性滚入三蛮的怀抱，耷拉着四肢任三蛮抱去了。

矮墙的缺口，漏出一块橘黄的火光。火光中，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飞快地穿过了，如一只强壮且轻捷的猎犬，跳跃而起叮向猎物。

“狗儿！”三蛮往缺口一指，站起来就追，“我的狗儿！”

“是狼！”明明一抱箍住了三蛮。

明明不止一次听师傅说过，在天最黑的时候，是接近天亮的时候，也是狼最恶、最下死口的时候，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意逗惹它们，都要尽力克制、倍加小心，——不打张声，不要走动。明明拿出全身的力气去抱三蛮。明明又何尝抱得住三蛮呢？三蛮已经吃了狼鞭，力大如牛。



狼鞭是明明割来的。

三蛮抱着死狼倒下时，正是暮霭四合的时辰，狼群在狺的驱赶下，从山下腾云驾雾般升上来了。明明生拉活拽将三蛮拖进庄稼房，又去拖那只死狼。他们带去的莽芭芭已经吃完，天晚了正等野狼去充饥。看看狼群的来势，听着那凶神恶煞般的叫声，明明无力拖狼，只剩下狼鞭钻进了庄稼房。

明明放下狼鞭，手忙脚乱生着火。按照村里的规矩，狼鞭是让师傅吃的，徒弟只能吃狼腿，剥狼皮，狼皮做了大衣，能防关节炎。三蛮没疯时，常念着给媳妇美兰做件狼皮大衣。谁料，三蛮疯了一段时间，美兰就气得跳井死了。

明明留给师傅的狼鞭，却不知什么时候放进火里烧熟，让三蛮嚼了。

狼鞭是一味补肾壮阳的好药，闻一下，脑门都香，吃半根，包你干劲倍增。明明记得那次看师傅吃狼鞭，还有酒呢。师傅吃着吃着，就脸红脖子粗了。师傅将胸上的肉摇了摇，腰板扭了扭，屁股也转了几转挨几下，板扎的椅子就吱哩嘎啦叫开了。一看那脸，已经艳若春花哪像六十开外的人，说话也软酥酥的好听。“明徒儿，唤你蛮嫂子过来，就说钉个纽扣，这一久她也够闷的慌了。”蛮嫂子被唤过来，就要回去拿纽扣，只听师傅说：“让明徒儿拿去吧。他，小娃娃家，是使嘴的。”

明明回来就好看了。在师傅家门前，明明就听见“哎——哎”的声音。凑近门缝一看，师傅像城里人打网球似的，熊着腰，盯住蛮嫂子，一环手臂揽过去。蛮嫂子一闪躲开了，他静候一会，又熊腰，盯准，揽过去……最后，蛮嫂子退到了门边，悄悄掰开门，一闪身出来，气鼓鼓跑了。师傅还一扑爬抱住斜依门后的木头，闭起眼睛摸啊吻啊，好好一个饱鼓鼓的裤裆，像装个小白兔似的，也让他贴上去压瘪了。他用那大劲，逗蛮嫂子喜欢呢。蛮嫂子却不识玩。



下一回，师傅的力气就更大了。

那是黄昏的时候，在小庙边。小庙边地处两山汇合处，脉气大，风水好，也邪，就盖小庙、塑菩萨压住。“文革”中小庙被拆，留下一块空地没人种，先生们说，那地种了，人畜不发，就让两棵梨树无法无天长去，就让蛮嫂子堆些牛草，因为蛮嫂子家离小庙最近，明明上了梨树去偷梨。

梨，没有扯着几个，一个裹着手巾的人朝树下走来了。明明疑心是女鬼，吓得气都不敢出。

“这儿来，这儿来，”草堆里钻出个熊佐爷，“美兰，这儿来。”

黑影缓缓靠近草堆。

“这才是嘞，都把我等得猫抓火燎的了。”熊佐爷扒衣解裤擻一边抢过黑影来，一抱扭翻在地就亲嘴砸唇屁股一拱一拱的，屁股白得闪亮。

“你干什么？”被压住的人终于说话了，听声音，竟是明明的爹。

熊佐爷是跑了，明明却纳闷。爹是村里有名的大力气，怎么让师傅压了下去？那年爹给生产队犁地，两头水牛换着使，一头累就休息去，换另一头，爹却不歇。连连几天下来，竟累死一头水牛。队长再不敢叫爹犁地，到草枯季节，就让他赶了一群羊去广西下花山，来去要半年。爹手拿五尺棍，背行李铺垫、背炊具吃食、背小羊病羊，来往于滇黔桂，滚出了一身的力。他还会用一条黑布，往头上裹几圈大如筛盘，做个苗族汉子，也极像村里戴了手巾的妇女蛮嫂子她们。师傅按倒了爹，可见吃下狼鞭后，人的力气是怎样的大了。

明明挂在三蛮的腰间，怎么也阻不住三蛮，仍是被三蛮带着，哗哗地滑向狼群。再走几步，就会有狼扑上来，人立而起，咬断三蛮的喉咙。因为三蛮走在最前面。